



网站首页  
文学百科

关于本所  
论著评介

最新动态  
学术回溯

学术要闻  
所办刊物

科研成果  
新书上架

科研教育  
热点关注

当代作家作品  
外国文学研究



站内搜索 SEARCH

关键词:

栏目:

全部栏目

搜索

当前位置: 外国文学研究 > 理论研究室

外国文学研究

※ 英美文学研究室

※ 俄罗斯文学研究室

※ 理论研究室

※ 中北欧文学研究室

※ 东方文学研究室

※ 南欧文学研究室

## 院士“为官”“致富”细推敲——与《院士不该成为“官”》商榷

“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，也就有相应的学部委员，1993年10月，学部委员改称院士”[1]，而今年，社会科学院也在遴选社会科学院士。各方反映不同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两种评论，应该是反面意见：李华《评社科院士不如建社科机制》[2]和曹聪《院士不该成为“官”》。

李华的意见我基本同意，建社科机制是需要的，且刻不容缓，确实应该先于评社科院士，可是建立机制又需要一些真正懂行，明事理的院士来制定，由广大的科研工作者共同参与形成学术的制约机制、评审机制和学术规范契约化。鸡和鸡蛋都好吃，谁先谁后就知道了。所以，与李华不同的是，我认为社科院士还是要评的。既然要评院士，就会有三个问题：一个是该不该评院士？一个是院士该不该富裕？一个是院士与官是什么关系？

尽管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，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士兵都当将军，同理，也不可能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晋升院士。院士是学术的领导者，是学术带头人。院士还是必要的，因为毕竟需要学术带头人，特别是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研究员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，所以在研究员这个层次上在遴选出院士是应该的。

既然等级是应该有的，既然研究员有等级，比研究员高一级的，就是院士，院士是来对研究员作评判的。院士不仅是个荣誉称号，也是在日常工作中对研究员的工作进行评判、管理的。评研究员，每年争来争去，弄得鸡飞狗跳，原因是学术职称与金钱挂钩。学术职称确实不该与金钱挂钩，但是知识分子、研究员的工资太低，如果像美国、香港那样拿高薪，中国也会在评职称的时候，与金钱脱钩，也许大家也心平气和一些。不过，也难说，去掉了金钱问题，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：维护自己的观点，就相当于维护自己的名誉，也会让人玩命的。院士的问题与此同理。

我的态度是应该有研究员分级，有院士，但是不要年年评，采用聘任制，只有提高工资，才能使学术问题与金钱脱钩。

历史上，好像中国文人一直以清贫自居，以清贫为美德，一旦追求金钱，就会腐败到铜臭堆里去了，一旦学位、学术的有关事宜与金钱挂钩，就会有不是科学家的人，为了经费，为了金钱，而要冒充科学家了。不是伦敦天文馆的馆长就这样说吗？中国的问题与外国的问题具体条件还一样，应该区别对待。中国历史上文人就两极分化：因为科举考试只是考做官的方式，或者说只写一种叫做治国平天下的文章，无非就是对于四书五经的阐释，而大量的文人去考试，考得中的，也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在榜之内的，剩下的大部分人甚至考中了都无法得到录用，无法成为官。未录用者，便成为在野的文人，或者是流浪文人，如李白之类，或者下野的文人，如苏轼之类。因此文人一旦成功，即为官，权钱双赢。而一旦不成功，则没有生活出路，他又不会干别的，因此只能落得个清贫，甚至赤贫，就如孔乙己，不得已去偷书。清贫是不得已，自嘲也是不得已。也该自嘲：一个什么实际工作：渔、耕、布、商都不会的人，只会琴棋书画地休闲，即使当了官能干什么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在野文人先反了，之后，留学的文人成了拥有数理化知识的知识分子，其中的公众知识分子找到共和

国之路，走出书斋与工农相结合才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当权的知识分子把未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进行批判，把他们当作右派，把嘴封起来了，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，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，随着对真理的追求的公开化，对真理标准的明朗化，知识分子才真正站起来，作为脑力劳动者走到科研的第一线（搞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除外）。

在邓小平高瞻远瞩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，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百废待兴，积重难返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不是均富，是明智之举。尽管先富裕起来的这一部分人，是经济界的商人、企业家，不是知识分子。这是历史的必然，只有先发展经济，国家才富强，应该尊重经济规律。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智慧型社会，创新型的社会，就必须尊重知识，尊重智慧，因为知识是智慧的结晶；必须尊重智慧者：科研工作者，人工产品、精神产品创造者和发明家，因为智者是智慧的源泉。因此应该让这些智慧者富裕起来，或者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第二批富裕起来的人，否则就不能为智慧型社会树立其成员的榜样。如果有智慧的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，这就不是智慧型社会，也不可能调动人追求知识的积极性，以求提高智商，发明创造，掌握知识的自主权，发展成智慧型社会。王选院士做得非常好，他不但自己通过科研的成果，通过专利成为百万富翁，还让他的部下，让他的学生也都成为百万富翁，这就是智慧型社会的标杆，是我们大家的榜样。真可惜，王选先生在昨天去世了，让我们以向他学习来纪念他。社会财富应该掌握在这些智慧型的科研工作者、科学研究领导者手里，只有这样，这个国家才有希望。


问题是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发明专利就可以致富，人文、哲学则不可能有发明专利，可却保护、传承、发展着民族文化，是民族之魂，国家如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就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的生产！老百姓也应该维护中华的文化精神。纳税人应该明白，给院士、给科研人员的高薪是值得的。让他们衣食无忧，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，以全力投入科研工作，去创造那些不可舶来的精神产品。至于院士的待遇靠到官的级别待遇上，是因为院士体制还不健全，自己没有待遇的标准，还不是当了院士，就是当了官了。那么，院士该不该当官呢？

《院士不该成为“官”》文中说，“让行政的事归行政，让学术的事归学术，院士制度应该远离官本位的文化。”这个观点好像是党政分开的翻版，语句形式可以模仿，内容改变语义就不一样了。党政分开的意义在于该措施是对“外行领导内行”的改正，党务人员不是专业人员，对有些专业问题弄不懂，因此要让专家学者来做行政工作，意思是让内行来管理企业和事业的行政。但是“让行政的事归行政，学术的事归学术”这就又回去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在一个学术单位，行政的事情又会变成外行来管理，院士作为专家学者的优秀代表，理应进入行政管理阶层，让专家来管理学术行政。内行为官，总比外行为官好。当然，管理行政的专家不可以一概而论，有的学者不善于做领导工作，而有的学者则会在专业和行政管理方面双刀双枪，游刃有余，这要看领导对人才的识别能力了。在现有的学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，仍然有党务人员，因为要对意识形态把关，有党务人员作行政领导也是应该的。我担心的倒是，这些党务人员明明不是专业人员，却要闹一个院士的头衔，这就是对学术的亵渎，在开院士的玩笑了。

“院士热”有什么不好？“院士热”就有可能迫使一些人去读书，去钻研，总比那些“麻辣烫”热要好吧？总比洗浴中心热要好，比足疗热要好。“院士热”也确实也有另外的担心，那就是有些企业家手里有钱了，就去买个博士头衔挂挂，就怕有些人又要用钱来买个院士头衔当当了。如果像国外那样，只有缴纳年费才能当院士，那么，中国的院士就没有“脑白金”的含量——原创智慧含量，只剩下含金量了。

至于说一旦当上院士，得到富裕和权力，有些人就飘飘然，就会腐败变质，这就需要管理体制完善，需要监督机制完善，一旦发现，严惩不贷。失职的撤换，腐败的褫夺头衔，刑事处罚伺候。

诺贝尔奖数额巨大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着重要的影响，尽管和平奖和文学奖带有政治色彩，评委会会出现偏爱，评选结果会不尽人意，但是在其它科学奖方面，确实遴选出一些优秀成果，对于科



学发展起着推动作用，这一点无可否认。而且这些科学家他们付出了劳动，开启了智慧，对人类认识的提高，把握世界，以致改造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，理应褒奖他们。否则我国的全国科技大奖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人文科学、哲学社会科学要发展，也应该借鉴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。

作者：董小英

2006-2-14

---

[1] 曹聪《院士不该成为“官”》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6年2月8日

[2] 李华《评社科院士不如建社科机制》，见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6年1月25日

[网站导航](#) | [意见反馈](#) | [投稿指南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招聘英才](#) | [最新招聘启事](#)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

联系地址：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邮编：100732